

他和兰妮子

的手掌全被

阳光照亮

了。他们一

同将手掌覆

盖在眼睛

上，让那红

宝石般的色

泽和温暖覆

盖视野，弥

漫身心。

成长小说

集结号

ChengZhang XiaoShuo
JijieHao

手掌阳光

Shouzhang Yangguang

曾小春 著

明天出版社

Tomorrow Publishing House



手掌阳光

曾小春 著

明天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手掌阳光/曾小春著. — 济南: 明天出版社, 2009.4

(成长小说集结号)

ISBN 978-7-5332-6007-1

I. 手… II. 曾…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16154号

成长小说集结号

手掌阳光

曾小春 著

*

出版人: 刘海栖

出版发行: 明天出版社

社址: 山东省济南市胜利大街39号 邮编: 250001

网址: <http://www.sdpress.com.cn> <http://www.tomorrowpub.com>

E-mail: tomorrow@sdpress.com.cn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/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

规格/160×210毫米 32开

印张/6.75 千字/112 插页/2

版次/2009年4月第1版 印次/2009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/1-10000

ISBN 978-7-5332-6007-1 定价/13.50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电话: (0531)82098710

一、耳朵上的距离

1

那一天，兰妮子看到骑子岭村最具知名度的两个男人哭了。一个是火种爷爷，另一个则是她的父亲老巴子。

冬天，山里人与土地一样空闲。那天上午，村民们正在村部选举下一任村干部。忽然，山谷里传来咚的一声铙响，大家都感觉到了，知道是火种爷爷打猎归来了，但都坚守不动。只有兰妮子拔腿往会场外跑。父亲老巴子正在台上陈述他当村长几年来的工作成绩。她对谁当下一届村长没多少兴趣，现在最想知道的是，火种爷爷有没有打死最后一头野猪。

火种爷爷是方圆几十里唯一正宗的猎人。以前野兽多的时候，也有不少山里人跟着上山狩猎，但那都是在秋冬农闲时节，平时他们在田里忙碌。而火种爷爷从没摸过锄把，一辈子靠打猎为生，倒在他枪口下的猎物数不胜数。据说，山里的野



兽听到他的脚步也会胆战心惊。后来，捕猎的频繁和森林的减少，使山上的野兽越来越稀少，有时蹲守几天也难有收获。那些业余猎人渐渐没有兴味，最后只剩下火种爷爷，成为名副其实的最后一名猎人。

火种爷爷住在村子旁边的另一条山谷里，那里有一幢歪歪扭扭的木屋子。他是村里人，却不愿意与大家住在一起，似乎是要将自己与大家区分开来。兰妮子刚刚走进山谷，大老远就看见火种爷爷蹲在门前的空地上，手里拄着那杆著名的黑火铳，他的脚下躺着一具庞然大物和另一杆火铳。那条叫花眼的猎狗趴在一旁，骄傲地吐着长长的舌头，一副得胜还朝的样子。

那是山里最后一头野猪吗？它与火种爷爷遭遇过不下十次，火种爷爷曾经击中过它，也被它抓伤过胳膊，但还是让它逃脱了。火种爷爷与她讲过，这头野猪特别狡猾凶猛，总是在开枪之际，猛然匍下脑袋，打过去的铁砂根本就伤不了它。经过多年蹭磨，它的身上粘着一层厚如盔甲的松树油脂，全身的毛发也染得红彤彤的，铁砂最多只能碰下一些松脂，即便加上了铁条，也只能擦伤它的一点皮毛。但这次红毛野猪难逃厄运，一根铁条洞穿它的眼睛再从后脑射出。

看见兰妮子来了，花眼呜呜地转动着脖子向她打招呼。花

眼毛发乌黑发亮，两只眼窝却长有一圈雪白的茸毛。兰妮子摸摸花眼的头，走近一看，果然是那头红毛野猪。

只听见火种爷爷对着地上的野猪喃喃自语道：“呵呵，这回你跑不掉了吧。我终于把你撂倒了！我可把你琢磨透了。你还是老习惯，我一举铳你就脑袋拱地。铳一响，你就冲我扑来。呵呵，你没想到这次我带了两杆铳。第一铳是引你上钩的，等你蹿过来时，你的脑袋就抬起来了。我手里的第二杆铳就响了。轰！呵呵呵……”

“火种爷爷，你打得真准哪！”兰妮子蹲下身子拨弄野猪身上硬刺刺的毛。

“我是猎人哩，能逃得过我枪口的野兽恐怕还没生下来。”

火种爷爷的声音依然低低的，虽然还是勾着头，但遮挡不了他脸上那两道猩红的疤痕，那是他年轻时被老虎抓的。火种爷爷打虎的故事历久弥新，人人皆知。当年的火种爷爷是远近闻名的打虎英雄。老虎报复他，趁他去县里领奖的空隙扑进他家，咬死了他新婚不久的媳妇。火种爷爷悲愤交加，带着猎狗沿着武夷山脉一路追杀，那伙老虎一一倒在他的枪口下。最后是一头刚刚生崽的母虎，它中弹后躺在地上装死，嘴里衔着虎崽。火种爷爷上前去捉那只虎崽，不料它猛然跳起，前爪直拍



下来。火种爷爷一闪，那爪子从眼角两边划拉下去，几乎抓碎了他的脸。火种爷爷补了一枪，那母虎才扑地身亡。那只虎崽被他带回家抚养，稍大些了，就送给了市动物园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他再也没有成家，孤身一人继续打猎。老虎没有了，他就打狼、野牛、麂子……这些野兽都绝迹了，他的猎狗也换了五六条。当他有些老了，又把枪口对准了野猪。现在，最后一头野猪也躺在地上成为一具尸体。

“只是，山上的野兽都打光了，我就没事可干了。”火种爷爷抚着脸上的伤疤。

“还有野兔啊，山上可多了，昨天我还在菜园里看到两只呢，灰灰的，眼睛亮亮的，一畦菜都被它们啃坏了。”

“我每天蹲在菜园子里打兔子，那我还像个猎人吗？”

火种爷爷抬起头来。那道深长的疤痕从眼角彻底显现出来，一直延伸到嘴角，两行热泪汩汩地蜿蜒在脸上的伤疤里。

村里的几个后生拎着绳索匆匆赶来，他们像往常一样，想帮忙把猎物抬到镇上卖了。

当他们捆缚好准备起身时，火种爷爷一把抓住抬杠，有力地摇着头，许久才说出一句话来：“还是把它埋了吧。”

在火种爷爷的指点下，后生们抬着野猪来到后山，掘出一个深坑来。

“轻点，轻点！”火种爷爷看到年轻人重手重脚，便上前解下绳套，与他们一同将野猪平稳地放下坑去。

那火红的鬃毛像一抹晚霞绚丽地沉没了。花眼汪汪地抓着土，似乎是在向下葬的野猪作最后的告别。

下山的时候，后生们对火种爷爷说起刚刚结束的那场选举：“我们让他下台了！”

兰妮子这才知道，父亲老巴子落选了，不再是以前的村长了。兰妮子心中一阵轻松，今后再也不会有村民因为提留摊派的事闹到家里来了。

在老家骑子岭，兰妮子父亲老巴子也算得上是个人物。他曾当过三年汽车兵，退伍后在县城帮个体户开过两年货运车，再后来当上了村长。可村长不是那么好干的，整日里挨家挨户催粮催款，搞计划生育。几年下来，老巴子几乎把全村人得罪光了。

兰妮子回到家里，娘正在猪圈喂猪。她悄没声地趑入屋里，看到父亲老巴子坐在床沿上压着嗓子嘿嘿有声地哭着，脖子上青筋粗暴得蚯蚓一样蠕动。兰妮子静静地看着老巴子，觉得同样是大男人，火种爷爷的哭让她也想流泪，而老巴子的哭却让她想笑出声来。她想，难道不当村长就像含在嘴里的糖被挖走了一样可惜吗？



2

一连好几天，老巴子都不敢出门，躲在家里就像一只灰溜溜的老鼠，觉得没有脸面在村里呆下去了，便萌生了去广东打工的念头。

兰妮子是在睡床上得知这一消息的。

兰妮子睡觉有一个习惯，一定要捏着娘的左耳垂才能入睡。这习惯在她吃奶的时候就有了。每天晚上要睡觉了，她的右手就要摸着娘的那只左耳朵，拇指和食指捏在耳垂上不停地揉捻着，即使睡着也不停息。

那天晚上，老巴子见兰妮子睡了好一会了，就将自己的想法与兰妮子娘说了。

“就你一人去？”

“就我一人去！”

“我们娘俩咋办？”

“打工是很苦的，你们还是留在家里好。”

“我可不愿留在这里遭人白眼，要去全家一块去。”

“一块去，那怎么行？家里还有田哪，兰妮子快要上小学”

了！”

“你没看到吗？全家人外出打工的多着呢！这样可以多赚些钱，兰妮子可以到打工的地方上学。”

老巴子在黑暗中沉思了一会，叹息一声，算是答应了。

兰妮子噉的一声从被窝里坐起身来，抱着娘大喊：“我要去广东喽！”

两个大人吓了一跳。原来兰妮子一直装睡呢。

“记住了，这事你不能到外面去说，我们要偷偷地离开！”老巴子郑重地对兰妮子吩咐。

“为什么？我们又不是贼，干吗要偷偷地走？”兰妮子仰着脸，眼睛黑亮亮地问。

“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！你要是说出去，我就不带你去，让你一人留在山里。”老巴子口气变得又冷又硬。

“水哥哥家也不告诉吗？还有火种爷爷……”

“除了你水哥哥家，其他人一律不准说。”

兰妮子不满地鼓起嘴巴，静静地钻进被窝，重新捏起娘的耳垂，一边听着父母继续讨论外出打工的细节，一边遐想着山外的世界。广东在什么地方，是在东边很广的地方吗？

骑子岭小得像一只巴掌，离镇上十里地，一直不通公路，满眼的山山岭岭，一直逼到人的鼻子前。自从知道外面还有个



世界，兰妮子就越来越不喜欢山里了，她甚至问过娘，为什么她不像姨那样，也嫁到镇上，那样自己就不在山里了。娘说，她也不清楚，问外婆去。外婆家在更深的山里，兰妮子才不去问呢。

兰妮子去过镇上许多次，但她仍清晰地记得，三岁那年，她第一次到镇上姨父家作客，就惊呆了。多么大的地方啊，那么多房屋，那么多人！她与刘水牵着手，颠颠地在镇子里走，那几条大街小巷，似乎永远也走不到尽头。自那以后，兰妮子隔三差五闹着要去镇上，娘去赶集，老巴子去开会都只好捎上她，到了镇上就把她寄放到刘水家里。几年下来，兰妮子把小镇看了一遍又一遍，但对她来说，每一次都是第一次，小镇总是新的，是她看不够和看不厌的。哪怕是刚刚离开，走在回村的山路上，她就开始一步三回头地怀念身后的小镇。要是能像水哥哥那样，天天住在镇上，天天走在街上，那是多好的事啊！

而现在，她即将离开骑子岭，而且要越过小镇，坐一天一夜的客车，到更远更大的广东去，那真是自己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。

她恨不得飞到小镇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刘水。那个比自己大一点点的水哥哥要是知道我去广东的消息，会有怎样的反应：

呢？他的眼睛一定会睁得鸡蛋似的，他一定会求我爹带上他一同去广东。那我就一定要告诉他，如果你不请我吃最甜最甜的糖，我就不让我爹带你去！这样，水哥哥一定会跑到果园那边的小巷，去把我想吃的糖买回来。从此，不是我羡慕他，而是轮到他羡慕我啦！想到这里，兰妮子咯咯笑出声来。

3

打工的主意已定，兰妮子父母就着手准备起来。他们把仓里的稻谷和黄豆，一股脑卖给了镇上的一个粮贩子，接下来要卖的就是家禽和牲口了。

一大早，兰妮子跟着父母出了门。以前去镇上，都是消消停停地走，累了父母就背上她。这次却不同，老巴子赶着一头牛，挑着两只猪仔。娘挑着两笼鸡鸭，走得风急火燎的，希望路上不被人看见，早点赶到镇上把东西卖了，哪里还顾得上她。走到村口老枫树下，兰妮子就被甩下了一大截，急得她一个劲叫唤。娘叫她不要跟了，回家好好呆着，他们中午以前就会回来。她鼓着嘴唇吹着额上汗湿的头发，无奈地在树下站了片刻，就回去了。



兰妮子并没有回家，而是找火种爷爷去了。老巴子的禁令犹在耳际，但她实在无法完全保守这个秘密。去广东是多么大的好事啊！如果不找个人说出来，那她会憋得要死。她原本打算好好跟刘水说一说。反正与刘水说也不算泄密，但现在去不了啦，只好找火种爷爷说去。

穿过村子的时候，一些蹲在墙角晒太阳的村民，向她打听父亲老巴子的近况。

“你爹哪里去了？以前老在眼前晃，现在怎么不见了？”

“这是秘密，懂不懂！”兰妮子傲视着他们，接着用响亮的脚步回答他们。

听见兰妮子的脚步，花眼扬着尾巴前来迎候。火种爷爷头光光地坐在门前擦那杆老铳。

“火种爷爷，我想与你说一件事，好不好？”兰妮子在火种爷爷对面的一只木墩上坐了下来。

“什么事，说吧。”火种爷爷抬了一下眼皮，照旧擦他的枪。

“这事我只与你说，你要保证，不再与别人说。”

“呵呵，还很秘密。我保证，你说吧。”

“我爹娘要带我去广东打工了！”兰妮子附在火种爷爷的耳朵上说。

“去吧，这山里也没什么好呆的。”火种爷爷重重地叹息一声。

“那……火种爷爷，我与你说再见了，到了广东我会想你的！”兰妮子说着，又摸了摸身边花眼的脑袋说，“花眼，我也会想你的。”

兰妮子向火种爷爷招了招手，转身走了几步又停下来，说，“我们说好了，我去广东的事你不要与别人说啊！我爹要偷偷走的。”

火种爷爷的头点了又点，苦苦地笑了笑，低下头去继续擦他的火铳。

终于把自己的秘密与别人说了。兰妮子心头阵阵轻快。太阳开始西斜，父母就要回来了。

4

兰妮子哪里想得到，父母这次去镇上，事情却有些变化。

兰妮子父母赶了个早市，又比别人卖得便宜，不到一个钟头那些鸡鸭猪牛就出手了。他们准备在回家的时候，顺便到刘水家坐一坐，将外出打工的事情与刘水父母讲一下。这事可以





不告诉别人，但刘水家瞒不得，因为兰妮子母亲和刘水母亲是亲姐妹，再保密就不像自家人了。

没想到刘水母亲听了以后提出了异议，认为兰妮子不能随他们去广东，原因是民工的孩子上学难，受不到好的教育。也许自己的丈夫做了多年的民办教师，刘水母亲也很重视孩子教育的事情。

“可不能因为打工赚那么点钱，影响了孩子的学习和前途。”刘水母亲这样说。

“没有办法啊！兰妮子才五岁多，总不能留她一个小孩在家吧？”老巴子两手一摊，苦笑着说。

“你们说，把兰妮子留在我们家好不好？将来上学就在镇上，总比山里和异地他乡好得多。”刘书田沉吟片刻，提出自己的想法。

“这样好吗？”兰妮子娘望着刘水父母。

“我也是这样想的。这样，你们在外打工也安心。”刘水母亲说。

老巴子一个劲地搓着双手，乍惊乍喜地说：“这样好是好，就怕给你们添许多麻烦……”

“一家人不说两家话，有什么麻烦哪，只是添双筷子添只碗的事。”刘水母亲高声大气地说。

“这事要不是你们主动提，我们都不好意思开口！”老巴子又嚓嚓嚓地搓起手来。

“还是自家的姐妹亲哪！”兰妮子娘激动得直抹眼泪。

“哎呀哎呀！”老巴子激动得满脸泛红。

“不过，这事还不能让兰妮子知道哩，她想去广东都入迷了，要是知道不帶她去，肯定会又哭又闹的。”兰妮子娘说到这里，想到要撇下女儿，声音都有些哽咽了。

“那就瞒着她吧，小水我们也不告诉他。”刘水母亲说。

刚刚说完，刘水从外面玩耍回来，就问：“什么事不告诉我啊？”

刘水母亲说：“大人的事，小孩子别问。”

“那我们回去了。”兰妮子父母这时起身告辞。

“吃了午饭再走吧。”刘水父母挽留着。

“不了，兰妮子还在家等我们呢。”

兰妮子父母匆匆地赶回山里去了。

5

终于到了走的时候，只是兰妮子没有想到会是在傍晚。





她原以为会在早上天没亮的时候离开，这比较符合老巴子偷偷地离开的打算。娘告诉她，镇里去广东的班车都是早上五六点钟，哪里赶得及？只好到姨那里住一晚，免得第二天坐车赶忙赶急。

“那姨知不知道我们去啊？”兰妮子知道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，但还是要问。

“已经打过招呼了。等太阳落山我们就走。”娘轻声细语地说。

兰妮子不吭声了。老巴子蹲在墙角收拾行李，两床被子和衣物都包好了，分成匀称的两头，再用麻绳一绑，搭上扁担，就成了一担挑子。娘还像往常一样洗涮碗筷、清扫锅台。兰妮子有些困惑，不明了娘为什么这样做。走都要走了，还洗它干吗？洗得再干净，过不了多久也会蒙上灰尘的。

阳光透过木棧窗子哗哗照进屋来，在黑黑的地上凭空画出另一扇窗子来，亮得直扎眼，让兰妮子受不了。

“我到村口等你们。”

兰妮子说着，就离开家，跑到村口那棵大枫树下等候着。几只归巢的老鸱在树梢上嘎嘎叫喊，扰得兰妮子心里乱乱的。

她抬起脸，朝树上的鸟巢大声地说：“你叫叫叫，有什么好叫的，看你整天在这里飞来飞去，有本事你飞到广东去”